《民俗掌故日历》/
仲富兰/上海辞书出版
社/2025年9月

书香心语

或许是偏爱静谧与独处,我对书籍的钟情,自年少时便深深扎根于心底。心灵需要一处静谧的港湾,灵魂亦渴望有片安宁的栖所,而书籍,恰似那穿越岁月长河的诺亚方舟,成为心灵最终的归宿。于是,图书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青春岁月里最眷恋的精神家园。

多年前,这座小城仅有一家图书馆,它坐落的位置恰到好处,离繁华的街道不远不近,仿若在喧嚣与宁静间寻得了微妙的平衡。

高中时代,学校与图书馆相距不远,每日中午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踏上那条被绿荫笼罩的小路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,在地上织就斑驳的光影,微风轻拂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我奏响轻快的乐章。我独自一人,怀揣着满心的期待,朝着图书馆的方向轻快奔去。无论风霜雨雪还是四季更迭,这段与书相约的旅程从未间断,久而久之,竟成了独属于我的生命印记。

犹记得某个闲适的周末,我正沉浸在图书馆的书香世界中,远方的好友打来电话。我压低声音轻轻应答,当她得知我身处图书馆时,电话那头传来了引领神会的笑声: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你还是喜欢往图书馆跑啊!”那一瞬间,时光仿佛倒流,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,往昔青春年少、懵懂纯真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恍然领悟,岁月虽然带走了许多光阴与回忆,但有时只需一个特定的场景、一个熟悉的地点,那些被尘封的记忆便会瞬间苏醒。

年少时的我,也曾是个顽皮的孩童,甚至有过逃学的经历。但与他人不同的是,我逃学并非为了电影院的光影变幻,也不是游戏厅的刺激热闹,而是为了奔赴图书馆那片知识的海洋。每每想起三毛的故事,心中总会泛起丝丝隐痛。她年少时为了读书,不惜逃学,甚至跑到坟地读书。多年后,她的作品被收藏在图书馆中,供无数人翻阅品读。那些承载着生命印记的文字,即便历经岁月的漂泊,依然被世人铭记。

于我而言,图书馆就是隔绝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。推开那扇门,门外的车水马龙、繁华热闹瞬间被隔绝,唯有这里,能让我卸下所有伪装,做回真实的自己,与书相伴,以书为友。那时的图书馆略显简陋,厚重的木质书架整齐排列,宛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知识的宝藏。因为个子小,我常常需要踮起脚尖,伸长手臂,才能触及高处的书籍。馆内人来人往,却没有丝毫的喧闹,只有轻轻的翻书声在空气中流淌,连呼吸声都显得那么轻柔。

漫步在一排排书架间,就像是穿梭在时光的长廊里。每一本书都是历史的沉淀,字里行间蕴藏着天荒地老的故事,诉说着前世今生的传奇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图书馆不断发展,规模日益壮大,设施也愈发现代化。然而,书籍所蕴含的深厚底蕴,却从未改变。

在我心中,理想的图书馆应有一扇落地玻璃窗,无需奢华,但一定要澄澈透明。窗外的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,都是书香世界的背景幕布,衬托这里的静谧与祥和。闲暇时光,手捧一本书,手边放一杯热气腾腾的茶,在茶香与书香的交融中,让时光慢下来,再慢下来。成功时,书是清新的微风,让我们保持清醒;失败时,书是力量的源泉,教会我们重新出发。任外界霓虹闪烁、波澜壮阔,此刻的我,只愿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享受这份淡定从容。

我始终坚信,在这世间,总有一个地方能成为心灵的家园,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,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或许如今,图书馆已被许多人淡忘,但我依然固执地坚守着这份热爱。

图书馆汇聚了一切我们所向往的美好,也是我们与真实自我邂逅的地方。这里不仅是书的世界,更是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。



以民俗注解生活

读《民俗掌故日历》

□刘昌宇

《民俗掌故日历》精选古往今来描绘岁时节令、民俗风情的诗词名篇佳作,以“每日一诗”的亲切形式,让大家在感受诗词韵律之美的同时,深入理解民俗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寄托,有效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。

当新的一天从黎明的破晓中悠然走来时,晨曦透过窗棂,在日历上投下斑驳光影,仿佛时光老人轻抚着岁月的痕迹。轻轻合上前一日的扉页,指尖触碰崭新的日历,一句句隽永的诗词便如晨露般浸润心田——王安石笔下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春节喧闹,是孩童捂着耳朵笑着火花的生动场景,是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灯笼的喜庆氛围,是长辈递上压岁钱时眼角的笑意。辛弃疾眼中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的元宵灯海,映照着重提灯游街的少女眉梢的喜悦,是猜灯谜、吃汤圆的意趣盎然,是街头巷尾飘来的糖葫芦甜香。苏轼“但愿人长久”的中秋寄托,让圆月下的团聚多了几分温柔的期许,是赏月、吃月饼的团圆传统,是远游之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。这些诗句不再是课本里的铅字,而是化作生活的注脚,让平凡的日子泛起涟漪,唤醒沉睡的文化记忆,仿佛穿越时空,与古人共度佳节,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。

日历的匠心,在于它让诗词与民俗成为彼此的镜子。民俗是土壤,滋养着诗词的根系;诗词是花朵,绽放出民俗的芬芳。这种共生关

系,在中华文化长河中源远流长,而日历恰似一座桥梁,将两者紧密相连。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不仅是文学意象,更折射出扫墓踏青时,人们手持白菊、追忆先人的肃穆与温情。这一习俗源于古代寒食节,后与清明融合,成为缅怀先辈、寄托哀思的重要时刻。诗词以细腻笔触捕捉了人们的情感,而民俗则为诗词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让文学创作更具生活气息。陆游的“腊月风和意已春”,则藏着腊八馈粥时,邻里相赠一碗热粥的暖意。腊八节寓意着驱寒迎春、祈福纳祥。诗词以温暖笔调描绘了邻里间的温情,而民俗则通过这一仪式,传递着团结互助、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念。

主编仲富兰作为民俗学泰斗,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,将晦涩的考据转化为平实的叙述,让学术研究变得亲切可感。他不仅解读诗词的本义,更深入挖掘民俗背后的文化根基,从历史渊源到地域特色,让公众在品读时既能感受到古典诗词的韵味,又能理解千年民俗的深厚内涵。日历的设计也体现了匠心独运,每日一诗,配以相关民俗的简要介绍,从节气的由来、习俗的演变,到与之相关的民间故事、传统技艺,让读者在欣赏诗词的同时,了解文化的传承脉络。这种形式不仅丰富了日历的内容,更让传统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,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。

翻阅日历,最动人的是那些被时光打磨的

细节。周末的生肖词条由漫画大师郑辛遥操刀,寥寥数笔勾勒出气势非凡的龙马牛狗,憨态可掬的鼠牛虎兔,为生活增添了一抹童趣。潘方尔的水墨画则如淡墨轻烟,将诗词意境晕染成画,比如“月上柳梢头”的元宵夜,画中灯影摇曳,仿佛能听见人声鼎沸的市井喧嚣。篆刻家杨以磊的藏书票更是一枚枚微型艺术品,方寸之间刻印着岁月的纹路。这些元素交织,让日历不仅仅是计时工具,更是一件可触摸的文化信物,唤醒我们对传统的敬畏与珍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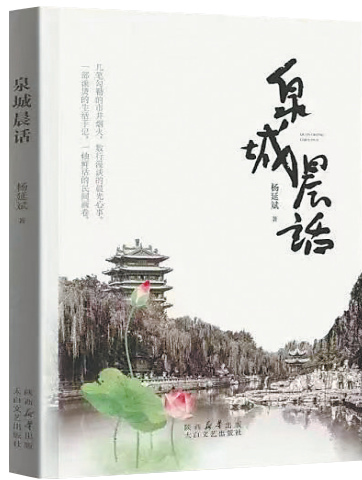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,日历的价值不止于怀旧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它像一位耐心的向导,提醒我们放慢脚步。比如,当读到秦观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”,七夕的浪漫不再是商家的促销噱头,而是对忠贞情感的礼赞。王维的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则让重阳登高有了更深的亲情重量。这种唤醒,让民俗从故纸堆中复活,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。日历用文字与图像,将传统转化为当下的共鸣,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。

从爆竹声到腊八粥,从灯影到月光,日历翻动的365页恰似文化传承的隐喻——传统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活在当下的呼吸。当我们用诗词丈量节气,以民俗注解生活,那些沉睡千年的文化基因,终将在现代人的掌心重新苏醒。这便是传承最本真的模样:在遗忘与铭记之间,在古老与新生之际,生生不息。

以真挚笔触书写人间冷暖

读《泉城晨话》

□赵国春



《泉城晨话》/杨延斌/太白文艺出版社/2025年8月

初冬时节,老友杨延斌从济南匆匆赴哈尔滨,参加我的文学创作五十年研讨会,这份情谊让我心头温暖。更令我欣喜的是,他带来了散发着墨香的新著《泉城晨话》——这是他笔耕多年的首部文集,言语间难掩雀跃与珍视,让我感同身受。

杨延斌的人生,是一部从苦难中长出翅膀的传奇。六岁父母双亡,十二岁从山东投靠在北大荒的姐姐,在寄人篱下中受尽白眼。在“能有馒头吃已是万幸”的年代,上学成了奢望,他便从背字典开始自学,硬生生在贫瘠的土地上浇灌出文学的花。这份“啃字典”的毅力,让我想起北大荒的麦子——把根扎进冻土,也要向着阳光生长。我们是北大荒作协的“同期生”,曾同是北大

荒文学》和《农垦工人》的作者,同是平青老师的学生,同是北大荒人。当年我在九三管理局,他在查哈阳农场,后来他又调至浩良河化肥厂,我调到总局党委宣传部。那时交集不多,却因共同的“北大荒基因”,重逢时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常说:“是北大荒的粮食救了我的命,我感谢这片黑土地的培养。”虽分离多年,在我心中,他仍是“生活在山东的北大荒人”。

六年前在德州我们一见如故。交谈中,杨延斌对北大荒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。这种眷恋,是刻在骨子里——只要提起这三个字,他眼里便会泛起光。这份深情,也化作《泉城晨话》中最动人的注脚。

翻开《泉城晨话》,文学大家邓友梅的序言如老友对坐,从共同的乡土基因里,勾勒出杨延斌文字的根脉——那是“烟火气”包裹的“真心”,是对日常的描摹,更是对人与时代的真诚观照。

以“良心”为笔,写尽人间冷暖。全书以“真心”为内核,市井百态、个人经历皆成素材。《祭奠野鸽》里误杀野鸽的愧疚,《馍馍记忆》中姐弟相依的细节,用最朴素的语言戳中人心;街头修鞋匠的老茧、黑虎泉畔的涟漪,这些“微小叙事”让文字有了“立体感”,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生活的温度。

杨延斌的杂文如手术刀般精准,却又带着医者仁心。《好来好走》里说:“生命谢幕时要保持尊严,‘好死不如赖活着’的想法,应该把尊严作为前提。”《重在预防》中比喻:“治病如挽救残棋,预防

才是下好人生这盘棋的正道。”这些警句,是生活磨出的智慧,也是岁月沉淀的通透。

以“格局”为墨,照见时代经纬。作品跨度从邻里琐事到民族兴衰,却无半分空洞。拾破烂教授的风骨、年轻母亲的坚韧,在他笔下成了“格局”的注脚——“大格局不是天生的,是在烟火气里熬出来的”。他学鲁迅杂文的尖锐,承邓拓《燕山夜话》的厚重,主张“作品必须体现人民性”;写社区护士的坚守,传递爱岗敬业的力量;记“梁山大义救援队”,让团结与希望具象可感。

如今,《泉城晨话》已成为济南人的“精神早餐”,是市民口中“向上的力量”。它既是地域文化名片,也是一面镜子——照见市井百态,更照见一个作家“以笔为矩,以情为墨”的初心。

杨延斌的文字,是“白开水里品出真味”。他拒绝虚浮技巧,坚持“杂文的灵魂是真实”;语言直白如话家常,思想却如深井,越挖越见深邃。那些黑虎泉畔的涟漪、修鞋匠的老茧,藏着他对“人民性”的坚守——正如他所说:“写作要仰望星空,更要脚踩泥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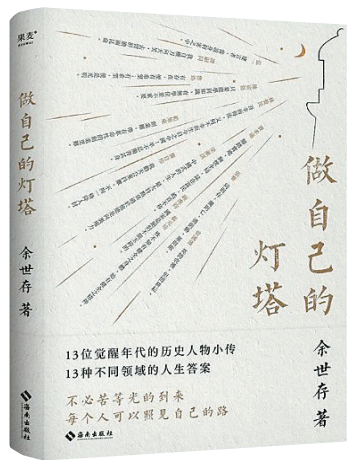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书,是他用七十年人生写就的答卷:从背字典的少年,到笔耕不辍的作家;从黑土地的儿子,到泉城的记录者。他用一生证明:真正的文学,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,而是把心交给读者,把根扎进生活。

《泉城晨话》,恰如他的人——质朴中见真情,平淡里显深意。

在风浪中抉择 在抉择中坚守

读《做自己的灯塔》

□盛新虹



《做自己的灯塔》/余世存/海南出版社/2024年12月

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:拥有令人艳美的成就,却在深夜里辗转难眠;每一步都踩在“应该”的轨迹上,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;日子过得忙碌且充实,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。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现代人最深的危机,他曾说:“人最深的绝望,不是没有选择,而是在无数选择中失去了自己。”

在这个不同价值观剧烈碰撞的时代,我们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这样的思维困境。知名学者余世存被称为“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、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”,由他撰写的《做自己的灯塔》恰似一道穿透迷雾的光,突破了我们寻找自我的精神困局。这本书以十三篇内耀着人格光辉的近现代人物小传,揭示出大时代下不同的抉择和命运。

时代洪流中,个体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和位置?书中人物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龚自珍有经学的渊博,杂学的恣肆。他是富有激情的文学家,更是一个勇敢敏锐的思想家。然而他刚刚出生就被扔进山谷里,无路可走。他苦闷过,彷徨过,伤感过,但他没有陷入内耗,而是自信且充实地“在衰世中专注写诗”,把生命的能量铸化为照亮前路的灯塔。

张謇总结自己的人生路:“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,所受人轻侮之事何止千百。”他以状元之身选择了实业,在乱世的清末民初做成了不少事,更在故乡成就了自己的事业。他说:“天之生人也,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与草木同生,即不与草木同腐。”

鲁迅在世人心目中是反封建、倡导民族精神的标

杆,其实他跟当代的普通人一样,都面对着生存的压力,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。但鲁迅是强大的,他虽然为生计所苦,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,以丰沛的文字感动了一代代在生活中挣扎、努力向前的心灵。

他们身处变革最剧烈的时代,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大写的中国人”,是因为都在坚守信念,探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。曾国藩以“一平凡之人创建了非凡的事业”,在功名成就后选择以退为进,成为近代践行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典型代表;李叔同集诗、词、书画、篆刻、音乐、戏剧等于一身,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;谭嗣同追求经世济民,胸怀“澄清天下之志”,为变法,横刀向天,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;林觉民全部的生命德行都体现在千字的《与妻书》中。还有一心发展民族工业的范旭东,在列强面前敢说“不”的顾维钧,一辈子坚守初心的梁漱溟,牵挂国计民生的费孝通……

书中十三位人物,或是执笔为剑的诗人、文学家,或是心怀家国的权臣、实业家,他们的人生经历成为了后世的学习典范。作者解析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抉择、精神追求与命运起伏,集成一部“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、处世导航之书”,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如何走出思维陷阱的光明之路。

我们习惯在别人的眼里丈量自己的人生,却忘了每颗心都该有自己的坐标系。当外界的光熄灭时,我们依然可以成为自己的灯塔,以自我的认知、良知和信念为指引,照亮前行的道路,也为他人带去一丝温暖的慰藉。

